

博克塞，澳門，與耶穌會士

奧 登*

今天我很榮幸地能來到澳門，這曾是晚年的博克塞（Charles R. Boxer）最熱愛的城市。他的傳記已於去年出版了。博克塞和文德泉（Fr. Manuel Teixeira）神父一樣，在那些重要的世紀裡對澳門社區的歷史作了研究和闡述。他們所作的遠遠超過了其它歐洲學者。文德泉神父主要關注的是澳門城市內部的歷史，博克塞則如癡如迷地研究它與外部的聯繫，尤其是有關殖民地商人以及羅耀拉的孩子們的活動。

在博克塞漫長的事業中，有三個重疊的階段：他是英國軍隊的軍官，專門從事情報分析；從1926年至1990年代，他也是一個多產的學者，關注於記錄荷蘭和葡萄牙帝國自它們創建直至19世紀早期的歷史；從1947年直至1979年，他還是一名在大西洋兩岸備受尊敬的院士。1904年3月8日，查爾斯·博克塞生於英國樸茨茅斯附近的懷特島（the Isle of Wight）的山唐（Sandown），他有頗長的英國優秀軍官及海軍軍官的履歷，自早年起他就註定要獻身於軍人職業。他的父親就是一名職業軍人，於1915年在佛蘭德斯（Flanders）犧牲；他的兄長邁列斯（Myles）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負過傷。博克塞在威靈頓（Wellington）和桑德赫斯特（Sandhurst）完成教育之後，於1924年1月參軍。六年以後，他乘船去日本，英軍派他去那裡學習日本語言和文化，並觀察日本軍事單位的活動。

當時他還不到30歲，儘管十分年輕，博克塞已經是一位受尊敬的歷史學家了。他的主要興趣是有關歐洲人，尤其是荷蘭人和葡萄牙人在遠東的活動。從1926年至1930年間他發表了二十篇文章及一部著作。他的第一篇論文是關於1622年葡萄牙人在

澳門打退荷蘭人的攻擊，那是一宗卓越的成就，耶穌會的炮手們發揮了主要作用。他的第二篇論文則是探究“Madre de Deus 號”——這艘著名的澳門裝運絲綢的大帆船於1610年1月在長崎被故意毀壞一事。後來，博克塞重新研究了這兩個課題。

1930年，博克塞回英國途中首度訪問了澳門。這次訪問給了他一個機會結識了他一生中長期的朋友文德泉神父。他很可能通過文德泉的機構接觸到有關這個葡萄牙前哨站豐富的檔案資料。為查閱這些資料，確實給了博克塞一個理由，他於1936年在香港近處找到了居所。從1937年至1941年間，他經常去澳門旅行做研究，得與澳督討論有關日益增長的與日本的重要關係，還與當地的學者交換意見。除了文德泉以外，那就是傑克·M·布拉加（Jack M. Braga）。布拉加是一位興趣廣泛的人，既是教師，又是新聞記者、商人和歷史學家，並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組織過一個秘密的諜報網絡。

正是這位布拉加資助博克塞出版他在1930年代晚期以及1940年代早期的研究成果。在後來的歲月裡，他也提供給博克塞研究資料，不過他所提供的最重要的幫助之一，就是安排出版《博克塞收藏書目》（*Bibliotheca Boxeriana*）。在1925-1937年間，博克塞開始營建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圖書館，收藏有手稿、珍本以及有關荷蘭和葡萄牙帝國早期歷史的參考書。他稱其為“工作圖書館”，他在他常帶到香港去的一張檔案卡上列舉了他的全部收藏品，顯然對此感到十分自豪。這個圖書館收藏約1000個品種圖書，特別偏重於幾個專題：其一是狹重於船的歷史，有航海指令、海難沉船記錄、歐洲

*Dauril Alden，華盛頓大學歷史學教授。本文曾於2002年11月28-29日在澳門舉行的“紀念沙勿略逝世450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這個漢語譯本係由本刊特約與會者上海大學歷史學教授、中國西方教會史專家顧衛民譯出。

人在16-18世紀之間前來遠東的遊記；其二是有關相同世紀裡日本和中國的歷史；其三是有關荷蘭與葡萄牙和英國在遠東與歐洲衝突的題目。在該圖書館的珍本書中有博克塞最鍾愛的兩部編年史早期版本，它們是 *João de Barros e Diogo do Couto* 和 1623年版的 *Relacion de la vitoria que alcanco la ciudad de Macao, en la China contra los Olandeses*。

在世界經濟大蕭條的歲月裡，博克塞圖書館是一個格外令人印象深刻的收藏。它在學者中間激起了研究熱忱，以致其中有人為此移居到葡萄牙和日本。1937年3月，在博克塞抵達香港以後才三個月，傑克·布加拉便將博克塞的卡片檔案成功地以書冊的形式出版了。這就是上面提到的《博克塞收藏書目》。該書在澳門出版，極大程度地提高了博克塞日益增長的學術聲望，尤其是在東亞地區。不過，他的一系列出版物也起到了同樣的作用：在1937-1941年間，他寫出了四十部研究成果，其中一半是有關17世紀澳門歷史的。

他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發現新增加的資料來充實他的著述。在這些年裡，博克塞著作中最吸引人的就是一部重新研究的作品——有關1647年艦長 *Gonçalo de Siqueira de Souza* 從澳門去日本的失敗的外交使命。這一小卷書於1938年在澳門出版，它使博克塞列入經典作家的行列。該書使用澳門、葡萄牙和英國的檔案及出版資料寫作，還包括博克塞自己圖書館中的手稿資料。他的資料來源有荷蘭文、英文、日文和葡萄牙文。在那個時代，很少有歷史學家能夠掌握範圍如此之廣的語言。博克塞用一種生動的俚事風格解釋了這位大使是怎樣試圖恢復澳門與日本之間的貿易，並通過耶穌會日本省總監督安東尼·方濟各·卡廷（*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的主動幫助達成這樣的結果。他檢視在關鍵的四年中遠征探險的變遷，並展示了為何日本當局確切地並堅定地排拒這位使節，因為日本當局堅信隨舐絲綢商人回到日本以後，那些貪得無厭的基督教傳教士必將接踵而至。正如他經常所做的那樣，博克塞提供了一個廣泛的書目介紹、圖片資料以及十二頁文獻附錄。這本書由澳門主教寫序，他對於一位外國人會對葡萄牙帝

國的歷史懷有如此熱切而強烈的興趣並能將研究工作做得如此嫺熟和精到嘖嘖稱奇贊賞不已。

博克塞著述之多產不同尋常，不僅僅在於它們的數量和質量，而且在於它們是由這位異常忙碌的作者所做的。除了他日常的情報工作以及經常去澳門訪問以外，他還經常去中國內地、日本和新加坡旅行。此外，他在香港還有非常活躍的社交生活，那些可以稱之為不甚名譽的，其結果包括他與第一位妻子的婚姻以及與一名臭名昭著的美國自由撰稿作家艾米麗·韓（*Emily Hahn*）的同居，1941年10月，他們生了第一個女兒。

1941年11月8日，日本對香港的攻擊對於博克塞具有粉碎性的致命惡果，正如日本對其它許多不列顛殖民地所做的一樣。面對入侵者的抵抗失敗了，博克塞受了重傷，人們如此肯定他已經死去，以至於有人將他放到陳屍間裡去了。但是，他卻活了過來，並在一個殖民地軍醫醫院經歷了長期康復的過程，隨後他被送進九龍的戰俘集中營監禁。正是在那個地方，他成為兩項道德事業的貢獻者：第一，他出版了一份打印的專欄雜誌，並恰當地命名為《大牆以內》（*Within*），這份雜誌於1943年8月發表了博克塞根據回憶寫成的〈*Madre de Deus* 號事件〉。他故意選擇了這道他自己也得不出肯定結論的題目。他藉此提醒讀者們，這首艦艇的英雄艦長，安德烈·佩薩（*André Pessoa*），“在那一群無奈的人們當中是應當值得記住的，因為當他們知道不可能再戰勝時，表現出了他們至少知道怎麼去視死如歸。”在這篇文章發表後一個月，《大牆之內》被禁止出版。第二件冒險事業是：博克塞成為被日本軍隊逮捕的英國軍官之一，軍事法庭指控他們捲入了建立非法廣播接收器，秘密收聽有關戰爭消息並加以散播的行為。在餘下的被日本人監禁的時期裡，博克塞先在香港後在廣州度過。然而，要感謝的是那位永遠忠誠於他的布加拉，博克塞的出版物繼續在澳門出現。在這些書中第一卷是有關一位方濟各會士的著作，書名叫 *Asia Sinica e Japonica*，出版的是一份博克塞幾年以前在里斯本購買的手稿，除此之外還有關於在1550年至1640年間關於澳門前往日本的艦隊司令官們及其航行的分析；另外一

份是博克塞翻譯和編纂的有關17世紀澳門的記錄；最後還有博克塞和布拉加一同復原的關於1667-1670年間由澳門出發的葡萄牙使節前往北京的即時記錄。

在戰爭結束他被釋放以後，博克塞被安排去紐約。在那裡他與女兒以及她的母親久別重逢，這時他已能夠與她完婚，因為他的第一位妻子已同意離婚。1946年，博克塞去了英國，在後來的歲月裡，他成了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研究葡萄牙歷史之卡蒙斯〔Camoens，即 **Luís Vaz de Camões**，1524？-1580，澳門通行粵語音譯為賈梅士，葡萄牙民族史詩《盧濟塔尼亞》（《葡國魂》）的作者。〕教授，這個頭銜是因為他缺乏習慣上的學位而授予的，可他一直保留該職銜直到1967年開始第三個職業為止，即他成為美國許多大學的兼職教授。他於1979年退休。

在戰後的英國，博克塞花了很少時間就重新恢復了學術寫作。其中第一篇文章是他以前在美國出版的原先於1941年為一家中國出版物撰寫的文章。它是有關安東尼奧·德·阿爾伯奎克的冒險生涯，他是18世紀澳門和葡萄牙東方帝國其它地區勇敢的精力充沛的總督。這篇文章首先發表於1946年8月號《遠東季刊》（*Far Eastern Quarterly*），後來又同其它十四篇論文一起，被博克塞編入他最著名的論文集，該文集就是《葡萄牙貴族在遠東，1550-1770年：澳門歷史中的事實與幻想》（*Fidalgos in the Far East, 1550-1770: Fact and fancy in the history of Macao*）。這本書的文章內容有關澳門城的創建、它於1622年成功地擊退荷蘭入侵者、絲綢貿易的重要性、正在浮現的澳門土生社會的輪廓以及耶穌會士在遠東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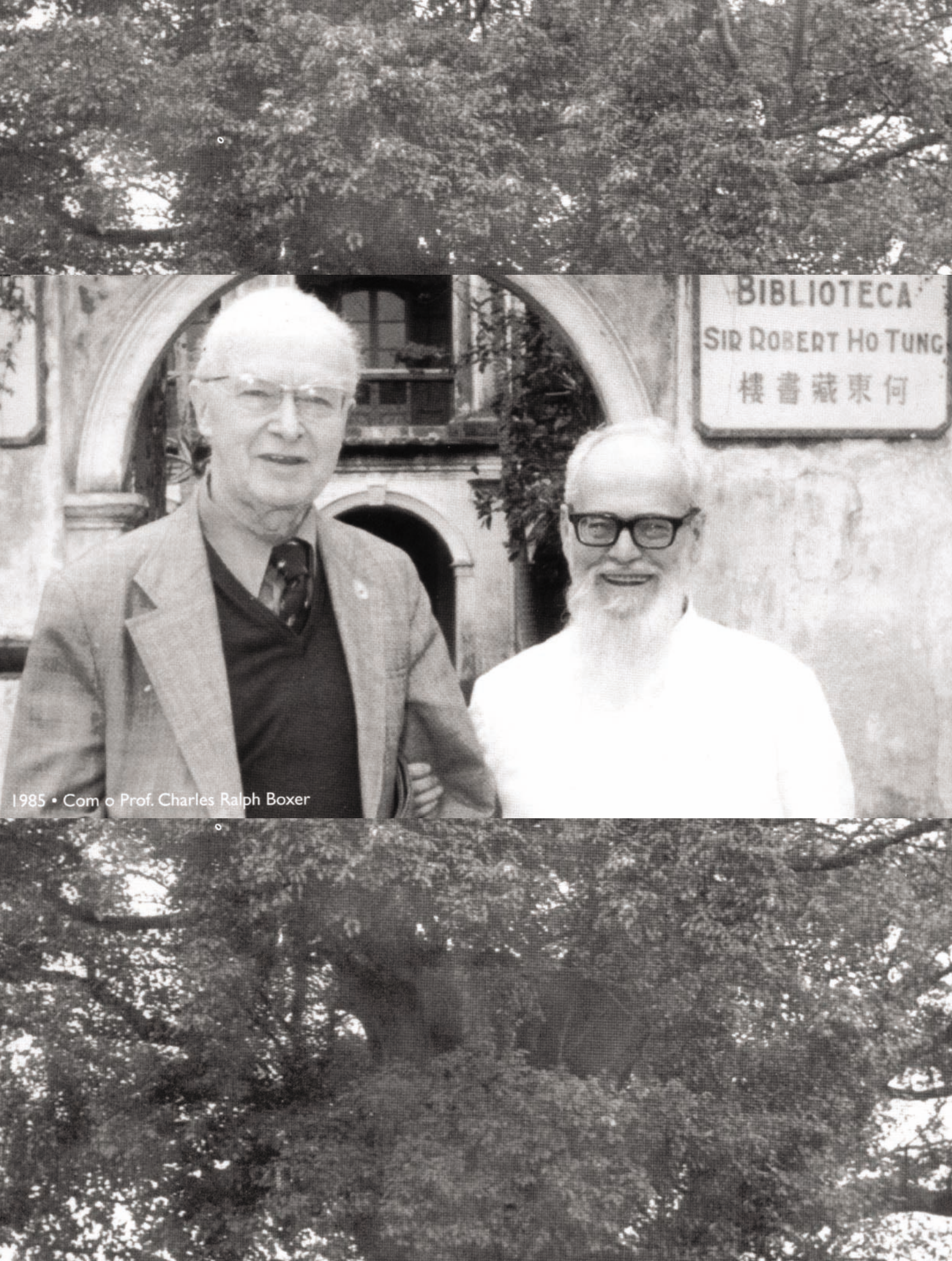
儘管博克塞希望《葡萄牙貴族在遠東》一書能吸引美國的商業出版商，艾米利·韓的文學經紀人（他經常向紐約的幾個出版商人出售手稿）卻報告說這些出版商認為他的文章雖具有“學術性”和“可讀性”，但不認為這些文章適合美國市場。博克塞終於找到了他的老荷蘭出版商馬丁納斯·尼傑霍夫（Martinus Nijhoff），於1948年出版了這部書稿。二十年以後牛津大學出版社重新出版了這部《葡萄牙貴族在遠東》。然而，儘管它博得學術上

的尊敬，卻從來沒有在美國出版過。

博克塞在美國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是他個人的第一次勝利。1951年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萊分校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日本的基督教世紀，1549-1650》，這本書他原計劃在1920年代完成，在後來中斷的時間裡，他重複出版了其中的一部分，如《至高之神號》的故事。但直到1947年（那年他獲得卡蒙斯教授頭銜），他沒能投入全部精力寫作此專題。正像他慣常所作的一樣，在以後兩年不到的時間裡，他迅速地胸有成竹地投入寫作，完成了這部535頁的著作。在這本書及其著作裡，博克塞都表現出他自己是一位嚴肅的絕非毫無批判的耶穌會士的崇拜者，然而他也保持着對方濟各會士競爭者的同情，他們後來成為日本最早的殉道者。

《日本的基督教世紀》很自然地將相當多的關注投向澳門，它也展示了博克塞卓越的學術素養。該書基於使用日文資料、六種歐洲語言以及精選的手稿材料寫成，這些材料主要來源於里斯本著名的阿茹達皇宮檔案館（Ajuda Palace Archives）的耶穌會在亞洲檔案。該書敘事章節清晰，構思巧妙，配有訊息性很強的附錄、翔實的注解、令人印象深刻的書目、實用的術語以及詳盡的索引，有關這些博克塞總是做得極好。這本書在美國受到很多重要學者的好評，他們認為這本書是一大貢獻，儘管有些人就像博克塞自己一樣，並不同意這本書的書名。他成了出版公司過度熱忱的編輯們的犧牲者之一。儘管它部分地被後來的學術界所取代，《日本的基督教世紀》仍然是博克塞所著的最受人尊敬的著作。不過，令博克塞有點尷尬的是，這本書在美國賣得並不好，儘管他得感謝“東方基金會”（*Fundação Oriente*）於1993年再度出版了這本書。

在他漫長的生涯中，博克塞出版了許多重要的文獻，這些文獻都是他以前定期購買的。《亞洲漢學》（*Asia Sinica*）就是一個例子，但是更廣泛仔細編纂的樣本則是《來自阿媽港的大船：澳門與日本舊時代貿易年報，1555-1640》（*The Great Ship from Amacan: 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 1550-1640*），儘管該書在早幾年已經完成，



1985 • Com o Prof. Charles Ralph Boxer

但到1963年才在里斯本首次出版，以後又重版了幾次。《來自阿媽港的大船》是用果阿、里斯本和博克塞圖書館檔案資料寫成的，該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是一篇擴充的論文，有關澳門到長崎年度運絲帆船；第二部分則包括一些關鍵的文獻，它們說明了在貿易中耶穌會士作為通譯以及商業談判者的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如編者自己推斷的那樣，這卷著作與前兩卷（《葡萄牙貴族在遠東》以及《日本的基督教世紀》）相比，有了若干超越，然而，第三卷檢視了澳門對日相當關鍵的貿易之不同方面，因而與前兩卷書又有很大的互補性。

當1947年博克塞成為卡蒙斯教授時，他已經不再是一個地域主義者而是全球主義者了。與該職位的前幾任教授不同，博克塞堅定地相信卡蒙斯教授頭銜的擁有者必須精通整個葡萄牙帝國的歷史：在東部，從澳門到果阿；在西部，從安哥拉到大西洋群島，直到巴西。儘管到1925年，他經常去葡萄牙旅行，但以後直到1940年代末期，他就很少再度訪問這個帝國了。他決心要克服這個顯而易見的弱點，相應地從1949年開始，他獲得基金會的財政支持開始了一系列的旅行，先去巴西，1950年去印度，1950年代末期至1960年代早期又去了葡屬非洲，到1970年代他已經去過阿速爾群島和馬達拉斯群島。最後，他仔細地勘察了除東帝汶以外的帝國的任何部分。這些旅行絕大多數都與博克塞出席當地的歷史學會議，或者接受邀請作關於他所研究的專題講座有關。他利用這樣的機會來考察帝國時代保留下來的歷史建築遺址——教堂、學院、城堡和宮殿。他也尋訪當地重要的學者，開始同他們交換訊息和出版品。他對各地學者及其學生們赴英國期間不斷地提供幫助，並邀請他們訪問他的俱樂部，在那裡進餐，並訪問他在哈特福德郡的圖書館和住家。博克塞最主要的興趣卻在於，不論何時，他在國外都要在當地的檔案館裡工作一段時日。他擁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能力去查尋、研究和抄錄那些精選的手稿素材，然後很快就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引證它們。

博克塞在1960年代出版的著作中，不乏令人印象深刻的對盧西塔尼亞帝國（包括澳門）的總體性

研究。如1961年出版的《持續四個世紀的葡萄牙的擴張，1415-1825》（*Four Centuries of Portuguese Expansion 1415-1825*），其內容都是博克塞以前幾年在南非的講座上發表的。而這本書祇是後來一本更重要的著作《葡萄牙航海帝國1415-1825》（*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的淺嚐而已。後者出版於1969年，它反映了幾十年來博克塞對葡萄牙帝國強盛和衰落的研究成果。更令人敏銳地關注的是他於1964年在美國威斯康星大學所作的系列講座，題名為“熱帶地區的葡萄牙社會：1510-1800年果阿、澳門、巴伊亞、盧旺達的市政廳”（*Portuguese Society in the Tropics: the Municipal Councils of Goa, Macao, Bahia, and Luanda 1510-1800*）。最有創意的幾篇文章中有一篇是關於澳門地方政府，即議事廳（*The Senado da Câmara*）的，它研究了議事廳與殖民地總督、該城市的地方贊助者、各大宗教團體、葡萄牙王權以及中華帝國政府當局的關係，追溯了議事廳從1586年創建直至它結束的歷史。他最後的結論是：“我們加以考察的三個世紀中，澳門的議事廳是最重要的，並由此影響到所有葡萄牙殖民地的市政廳建制。”（見該書頁69-70）

儘管此時博克塞不再像以前那樣強調東亞研究，他仍然從事長期以來他所感興趣的地區性的課題，尤其是傳教士和商人的關係。如在1960年他出版了《澳門的傳教士和商人，1557-1687》（*Missionaries and Merchants of Macao, 1557-1687*）。他開始觀察葡萄牙人在遠東的事業，是受到宗教靈性上的以及非宗教因素的混合的目的所激勵：“有時候人們竭力而為，但也有的不是這樣；有時候人們融洽地在一起工作，有時候則會發生衝突，在更多的情形之下人們會互相妥協；但是，上帝和財神在人們的思想和行為中是很少分開的，對於長崎和澳門的商人們來說是如此，對於北京和東京朝廷裡的傳教士們來說也是如此。”（該書頁210）他注意到最初的歐洲人來遠東時，遇到了一個有利的時機，當時中國的明朝政府統治者在有關對外旅行以及與日本貿易的問題上，正奉行並加強閉

關自守的政策，因為他們擔心部分民眾的海盜式的反抗。然而，明朝需要日本的銀，日本需要中國的絲，這就使得葡萄牙人，無論是商人還是傳教士，成為兩個互懷敵意的亞洲國家政府之間的至關重要的中介人。在諸多傳教士中最惹人注目的是耶穌會士，因為他們在語言上有很高的造詣，並與這兩個國家的上層權貴有着密切的關係。假使在1614年以前荷蘭人在日本充份利用了葡萄牙資助的傳教士們，那麼北京朝廷裡的耶穌會士們也會在17世紀下半葉促使負有商業任務的荷蘭和英國外交使臣的使命落空。博克塞強調，在整個16世紀晚期和17世紀早期，澳門對於傳教士和商人在亞洲兩大強國的活動中，發揮着至關重要的作用。他最後得出結論說，正是財神（Mammon）直接或間接地提供了教會在東方活動的物質基礎。但是，在另一篇發表於1979年的論文中（該文曾在前芝加哥大學的一個講座上發表），博克塞滿足於這樣的解釋：耶穌會在中國的活動，尤其是在傳播中國禮儀以及按立中國籍神父方面的工作，遇到了嚴重的障礙，因為耶穌會內部及其競爭者多明我會士加以反對。然而，他1979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作的一系列關於“教會中好戰分子”的講座上又表示，正是這些人成為傳播福音的普遍障礙，並由此困擾舊世界和新世界中的教會。

自1950-1960年代，當博克塞完成三部關於巴西的主要著作以及另外一些有關葡萄牙在非洲的活動研究以後，在1970年代，他又回到了早年有關葡萄牙人在亞洲的興趣上。這種興趣反映在他續購有關東方的珍本書以及手稿，並體現在他較近的一系列名為《17世紀中葉的葡屬印度》（*Portuguese India in the mid-17th century*）的講座中（新德里，牛津大學出版社，1980年），該講座是1979年為孟買耶穌會的赫拉斯研究所（The Jesuits Heras Institute in Bombay）而作。他較近的兩本書是他早期有關澳門撰著的重版。1984年，亞洲研究分會出版了一個漂亮的版本，取名為《當代文獻和解釋中的17世紀的澳門》（*Seventeenth Century Macau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 and Illustrations*），這是一部文獻匯編，其中有些是博克塞翻譯的，最初發表於他在1942年出版的《三百年前的澳門》（*Macao Three Hundred Years Ago*）一書中。第二部書與前一部一樣，是雙

語對照版本，由一組論文組成，題名為“*Estudos para a História de Macau : séculos XVI a XVII*”，這些論文最初於1920年代至1940年代發表於葡萄牙、澳門以及中國的雜誌上。這部文集由東方基金會出版，該基金會有一雄心勃勃的計劃重版查爾斯·博克塞的全部著作，而該書則是第一卷。

198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即聯合國的一個分支機構，會同澳門政府委托博克塞寫一本書，其主題是他知之甚詳的，即《16-18世紀澳門與海上絲綢貿易》（*Macao and the Maritime Silk Trade, 16-18th Centuries*）。人們期望他在1990年底完成書稿，並允諾他在後來幾年裡去澳門旅行並參加該書的首發式。由於博克塞受日本天理大學的邀請去做一個講座（他曾於1932年訪問該校），然而，他準備接受這個委托。遺憾的是，儘管他於1991年要去澳門接受一個榮譽學位以前，曾在日本天理大學講座發表過書中若干片斷的內容，他仍然發現沒法子寫完這本書。

這是博克塞最後一次訪問澳門。在他那些富有成果的學術生涯中，他是如此盡力地研究澳門早期的歷史以及耶穌會的歷史。五年以後，在他剛過96歲的時候，他平靜地在倫敦西北部離他家不遠的一所醫院裡逝世。他留下的不僅是一個極富有價值的圖書館（它現在併入印地安納大學利萊圖書館（Lilly Library），還有一份極為出色和豐富的包括340部著作和論文的書目，它是那些想要研究澳門早期歷史、耶穌會在東方成功和苦難的經歷以及許多其它題目的學人的基本指南。在所有這些專題上，博克塞都是先驅者。

不久以前，約翰·艾略特爵士（Sir John Elliot），一位研究早期歐洲史相當的重要的英國歷史學家寫道：“很難相信將來還會有另外一個博克塞那樣的人，他擁有百科全書式的學術知識、去地球上每一個角落蒐集第一手資料的出色經歷，他還有強迫自己著述的偏執狂（這類書如今健在的歷史學家都不能寫了），他還是一個優秀的健談者以及令人愉快的伙伴。”我不能說將來不再會出現博克塞了，但我能說的是，我們所有的人應該對博克塞生前所關懷的和所著述的這件事情心懷感激，因為它對於我們是太重要了。謝謝大家！

顧衛民譯